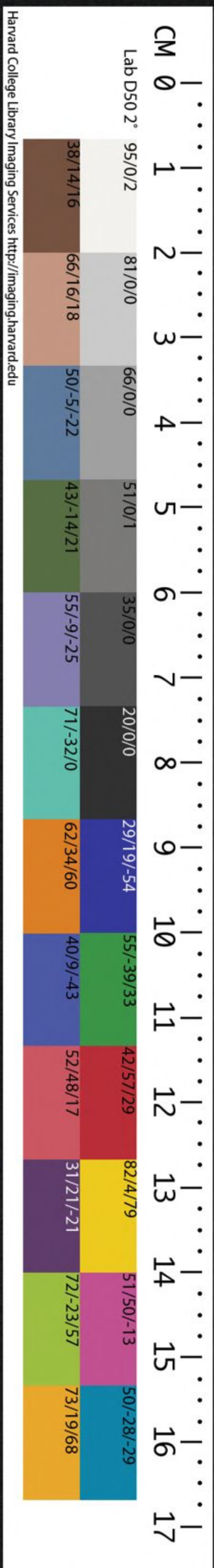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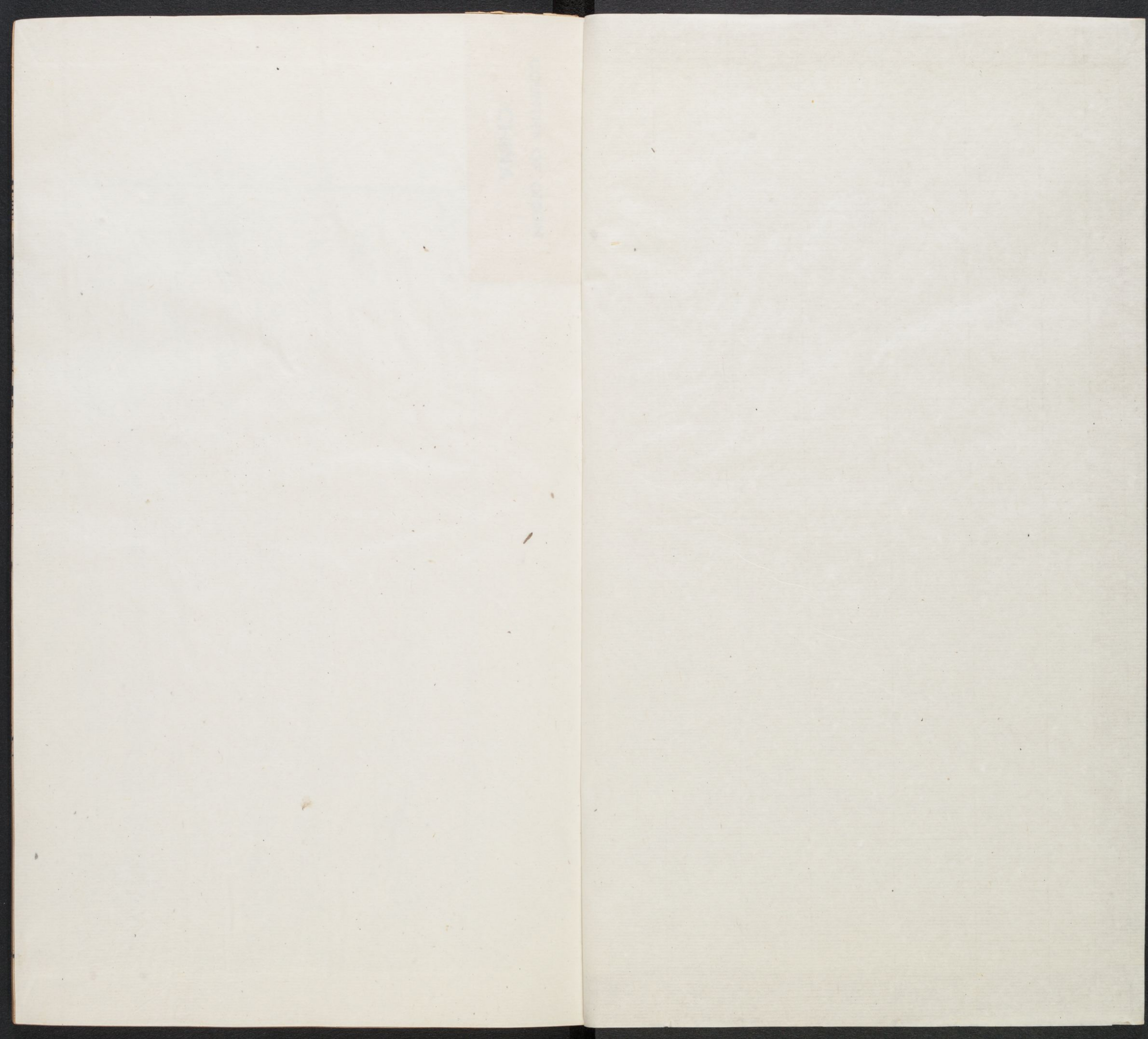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IN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AUG 22 1939

T 117/4122 (10)





重訂書經疑問卷之三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禹貢

烏程後學承菴姚舜牧著

禹貢一篇雖以職貢得名然治水曲折悉具於此且中間敘事有倫有要禹一生精神心力模寫略盡真萬世永賴之書也

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

神禹治水先敷布九州之土辨個方域乃依隨山勢刊去樹木通道以加䟽濬奠高山大川爲之紀綱此三句一直下註自分曉

鄭樵謂州國之設有時而更山川之形千古不易所以禹貢分州必以山川定疆界使兗州可移而濟河之兗州不能移梁州可遷而華陽黑水之梁州不能遷此極說得有理

冀州

朱子曰冀都是天地間好風水山脉從雲中來正高脊處以西之水流入龍門西河以東之水流入于海前面黃河環繞右畔是華山中爲嵩山是前案過去爲泰山聳于左淮南諸山爲第二重案各州皆舉山川此獨不舉者帝都無外四海所宗

濟河惟兗州冀卽天下之濟河也海岱惟青州冀卽天下之海岱也

此之謂敷土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具見下文旣載壺口治梁及岐旣修太原至于岳陽覃懷底績至于衡漳

此須認載字治字修字底績字旣字及字至于字明白若諸山水諸家查考已詳愚不能悉曉不敢贅後俱倣此

此從成功後說起故先下箇旣字載始也禹治冀州之水始自壺口卽治梁及岐治者䟽治之謂也

及者由此及彼不停歇也既又修太原至于岳陽
此既字承上而起下與上既字稍不同修則修鯀
之功至則必至於是也覃懷平地致功爲難禹故
竭力底績乃至于衡漳而後已此治冀州水土之
大略也此當迤迤看下始得敘事之意若逐句爲
解則但泥字義而神禹一段施功之次第不可復
識矣敢妄論以質高明

河水自昆侖來由積石出塞外阻陰山乃折而東
二千餘里又折而南而壺口實當其衝下則梁與
岐石皆崇竦遏壅河流此禹治冀州時先鑿龍門

使寬廣以殺其勢隨治梁及岐水于是乎不得爲
害于冀矣然河流所經豈至岐而止哉自岐而外
是他州故語止此耳要見此是論治冀州之水之
次第非統論治河之次第也

汾水出于太原至于岳陽修而至之蓋使及于河
也然曰至于則中間必有群小諸山之當用力者
矣要曉得

曰載曰修紀其施功曰底績紀其成功

自既載至衡漳通重治河說河衝於壺口經於梁
岐汾入於河覃懷乃河內之地衡漳亦入河之水

也下恒衛亦由河入海大陸亦近河之地也

時說謂冀州帝都所在故禹受命治之先從此起予謂不然朱子曰禹當時治水事畢却總作此一書故自冀州王都始今人說禹治水始于壺口鑿龍門某未敢深信方河水洶湧其勢迅激縱使鑿下龍門恐這石仍舊壅塞又下面水未有分殺必且潰決四出禹只先從低處下手林氏曰洪水泛濫其始必相水之大勢順地之高下漸次導之其首尾本未大槩相應下文所記導山導水之序是也此序九州但各紀一州之事及其山川所在施

功之曲折非謂先治一州之水既畢更治一州也此二說皆極有理愚故謂冀州帝都所在特先敘之非從此下手先治也

首曰既載從成功已畢而追言也次曰既修從載治已後而次言也然既修此卽至彼却又有起下之意下文既修既作二既字似宜作盡字解恐非皆已事之辭也敢問高明

厥土惟白壤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

穀土庶土先儒固兩言之矣自愚論賦田所出也民生所重在穀故此篇纔辨厥土卽稱厥田併厥

賦方及厥貢意蓋自有輕重先後也後所謂庶土者蓋通諸州而論故曰交正耳不得於州中又辨箇庶土也諸州皆先田後賦此獨先賦後田此必帝都所在如場圃園林之賦有不盡出於田若註所云者耳此則所宜辨也而亦不可稱此爲庶土也敢問高明

白言色壤言性性柔而無魄其土亦佳而且人工修焉故曰厥賦惟上上錯然土色以黃爲正不黃而白未善也故曰厥田惟中中

充土黑墳厥田中下青土白墳厥田惟上下徐土

赤埴墳厥田惟上中揚荆土皆塗泥厥田揚下下荆下中豫土惟壤厥田惟中上梁土青黎厥田惟下上雍土黃壤厥田惟上上

厥賦惟上上錯註錯雜也賦第一等而雜出第二等也朱子曰常出者爲正間出者爲錯錯在上上之下則間出第二等也愚皆以爲未然錯雜也雜則不等矣賦分九等以爲差全憑土田人力以爲則如冀州地濶而人工修賦居上上之等固矣然其間未必盡修也或上中或上下或中三等或下三等皆有之故曰錯耳非必雜出第二等也若揚

州賦下上上錯蓋謂下上其常等而間有不等者則俱在下上之上亦非卽是中下第六等也豫州賦錯上中蓋謂上中其常等而不一之等則間出上中之上下亦非必雜出第一等也先錯而後上中者謂錯雜不等者多於上中耳豫州賦下中三錯者其義尤明蓋謂下中其常等而上三等中三等及下上下下皆有之故云三錯耳非必謂雜出第七第九等也如但雜出第七第九等止二錯何稱三錯此註乃謂地力有上下年分不同如周官田一易再易之類竊謂貢校數歲之中以爲常孟

子已有明訓豈於貢賦時又較其年分上下耶大抵聖人立法極變動以宜民地形高下有常賦可定爲常等者卽額設爲常其有不等者就中加一錯字以著其有不等焉蓋貢校數歲之中以爲常固神禹極善之良法也唯是土田雖佳而人力不肯齊奮致豐凶或有不贍焉故商一變而爲助觀助通力合作計畝均分則其所變者變在同致其人力耳而非謂貢法之不善也學者於此討論分曉始可讀禹貢與孟子矣然則厥賦貞者何居曰此貞卽元亨利貞貞字就最下者取義耳非謂君

天下者以薄賦爲正特以賦第九等下此貞字也
如謂賦必第九等曰君天下者以薄賦爲正則以
上八等皆厚賦而非正耶此其義甚明著不足辯
者特始訓詁家拘蔽而不通一爲若說後來者悉
因仍不察而莫知細求失古人立言之深意是可
歎耳敢妄訂以正高明

九州賦法旣分上中下三則又從中分爲九等可
謂良法矣然猶謂一州之中或未可一例取也特
出錯之一字真是聖人之美意

恒衛旣從大陸旣作

少順其長曰從入滙入滹沱終歸于河其從也

作卽東作之作大陸雖與二水無與然水患悉除
平陸始可耕治故併及之

此二旣字雖已事之辭然二水無不從而大陸無
不耕治則有旣盡之義在也說具前

禹自言决九州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此云旣作豈
其决川距海後始得濬此畎澮使平陸之皆可稼
耶

大陸旣作功成於田賦之後將無賦耶曰田未有
無賦者賦已定於前則若何爲額不曰上上錯乎

錯則其等不一當必有所以定之者

島夷皮服

畿內無貢謂他賦所共御已多不復煩也島夷近冀則不可無貢耳然貢止其所衣之皮服示羈縻之義且見朝廷之不貴異物也

夾右碣石入于河

王畿三面距河貢賦俱可直達惟北方一帶阻山不與河通必從北海入河南向西轉碣石正當灣轉處如夾他在右一般故云然耳島夷皮服當亦必從此道入

諸州貢道皆言達河達此河也建都原取轉漕之利朝會之便覽此入河一語而天下所輻輳已隱然略見於此矣

濟河惟兗州九河既道雷夏既澤灘沮會同

兗州惟濟河二水大利害故特先標識而下舉其所爲治者

孟子曰禹疏九河瀾濟漯而注諸海正此之謂也九河原未有道禹當河水奔衝疏此道以分其流故曰既道雷夏本低窪可爲蓄水之澤唯洪水橫流入其中澤不能受泛濫奔潰四出耳今疏九河

併滄濟水則澤者始復其爲澤矣故曰旣澤旣道
旣澤則自河出者之灘自濟出者之沮自會歸爲
一而無不治矣兗州當大河下流之極其害特深
神禹施功當必自此下手此定賦亦寬其十有三
載而孟子論禹治水之略必先舉疏九河滄濟潔
而爲言也

河當兗州最漫汗勢已奔趨而爲九禹特從而疏
道之耳故曰禹之治水水之道也

桑土旣蠶是降丘宅土

兗土未必盡桑有可桑者曰桑土桑土最惡濕此

而可蠶則民之昔依丘陵以居者今可降而宅
土矣是云者由旣蠶而指言之也

桑土以宜蠶之地言宅土統一州之地言

厥土黑墳厥草惟繇厥木惟條

墳訓土脉墳起極當草繇木條雖由水土之平然
惟此與徐揚言之亦必其土之宜於是耳

厥田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

貞卽易貞悔貞字悔在上貞在下故下下之等曰
貞非君天下以薄賦爲正之說也如君天下者以
薄賦爲正則以上八等之賦皆厚歛而非正非聖

王之制也何爲禹貢

註亮當下流之衝一段說得極明聖王制賦法定九等爲差不一槩取必若此州因遭水害又寬之十三載不一時取辦真是竭心思而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者矣

厥貢漆絲厥篚織文

凡貢惟其土產所有且惟服食器用而已是爲惟正之供觀此州漆絲織文及他州所貢自見

篚卽盛所貢之物者鄭玄曰貢者百工之府受而藏之其實于篚者入于女工故以篚別焉今考內

則云男女不相授器其相授則女受以篚誠若此言不然貢莫貴於金玉也而何獨不以篚盛耶浮于濟漯達于河

舟行曰浮因水入水曰達濟漯達于河各從其所便也

海岱惟青州嶠夷旣略濰淄其道

青州東北至海西南距岱古稱東西秦秦得百二齊得十二青州其域也

嶠夷日出之地豈能悉爲封畛但略治之而已故

曰略

濰淄之水原有故道當洪水泛濫時亦或不由地
中洪水治則二水自循其故道矣故曰其道與待
疏濬而成道曰旣道者不同

青雖近海不當衆流之衝所可紀者獨濰淄二水
而已且二水去嶠夷亦遠甚相比言者言禹於此
無大施功但彼旣略定此亦順道焉耳

厥土白墳海濱廣斥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厥貢鹽
絺海物惟錯岱畎絲枲鉛松怪石萊夷作牧厥篚麋
絲

白墳通一州之地言廣斥就海濱之地言

貢惟服食器用故無論精粗但以多寡爲敘鹽供
食用絺供服用海物非一種但云惟錯然亦必服
食器用所資非今所尚山珍海錯之異品也絲與
枲供服用鉛松怪石供器用出岱畎者爲良故令
貢萊夷作牧辯在下麋絲可供琴瑟之用故厥篚
入焉

鉛與松是二物

萊夷作牧厥篚麋絲朱子謂時貢土物以見來王
之意解者因謂萊夷放牧去處出山桑之絲因以
篚貢愚竊以爲未然九州惟梁與雍有貢無篚他

州未有貢而無篚者未聞所篚必出於夷也大抵
此篇敘貢後方及篚謂篚雖亦貢物女工所入故
別之也若萊夷作牧當是萊夷所作惟牧耳曰作
牧則其所貢者必所牧也此與徐淮夷蠙珠暨魚
所貢必珠與魚揚島夷卉服所貢必卉服無二焉
者可以徐之玄織縞卽爲淮夷之篚貢耶可以揚
之織貝卽爲島夷之篚貢耶然則可以青之麋絲
卽爲萊夷之篚貢耶余聞山東至今尚有貢馬當
是作牧之遺意敢特辯以質高明

若謂惟東萊爲有此絲亦必青州取以充貢決非

今萊夷之篚貢也

貢必常用所需安用怪此怪石必石之名耳且必
如礪砥磬錯之必需於常用者

林氏云凡貢不言所出之地以一州出皆可貢也
言所出之地者以此地所出爲良也是

浮于汶達于濟

註不言達河者因於充也語極明

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沂其乂蒙羽其藝大野旣豬東
原底平

此州獨載三邊林氏註極明然曰及則有循海岱

以暨及之意亦不可不曉

淮水至於徐為大利害沂水出於徐為大利害故皆言其又以志喜

蒙羽向為淮沂所包二水其又二山一帶地方皆可耕種故相連言之其又其藝皆有工夫

水蓄而復流曰豬洪水泛濫時大野亦奔潰四出莫能蓄也唯時施疏濬之功此澤能絕濟水聚之

而安流則可謂平治矣故東原一帶昔為大野所環抱者今亦底於平也此亦皆有工夫

孫炎謂既澤者向未為澤今始為澤既豬者向已

為澤今復舊也是

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厥貢惟土五色羽畎夏翟嶧陽孤桐泗濱浮磬淮夷蠙珠暨魚厥篚玄纁縞浮于淮泗達于河

土粘而賦者為佳此草木漸長而包叢也易漸卦有漸進之義若鴻漸于木非此之解此外又別無所謂木漸也蔡子蓋未深考耳

槩一州之土惟赤而猶有五色者可備封社之用故制以為貢羽畎之夏翟嶧陽之孤桐泗濱之浮磬淮夷之蠙珠暨魚皆產之最良可供服飾器具

祭品之用皆取之若玄纈縞三繒又皆盛于篚以爲貢者蓋貢取其所自出供其所必用故於所有之處備取之而不爲厲於所無之處卽一無所取焉亦可也此聖人制貢之良法也

玄纈縞皆繒之色也但敘其所貢莫究其所用抑酌所必用之物取於所自產之地卽聖世所不免也特其制貢也有常品而其上供也有定數其間採取之辛勤轉運之煩苦又必就常賦中優給以償其勞而又緩征以寬其力此貢者之不稱病耳後世上供溢額而旁餽倍加轉費莫償而索取

無筭至有破家亡身者其苦萬狀然則貢將可以已乎曰貢必不可免也特在受貢者裁節而加之意耳

王方麓云大抵古人不貴遠物異物任土作貢貢土所有唯服食器用故以金三品瑤琨怪石球琳琅玕蠙珠橘柚之類雖唐虞時亦已有之末流之濫乃有如合浦珠官荔枝驛騎此如作酒爲祭祀而後人至以沉湎喪邦故明王投珠抵壁而示弗貴周公之法群飲者殺然周公何嘗以商紂而廢酒致美乎黼冕何嘗廢飾也此語極說得愷惻可

鹽

淮與泗一水曰浮淮入泗與河不通曰達然要知近淮者卽浮于淮近泗者卽浮于泗非謂近泗之地必由淮以入于泗也他倣此

淮海惟揚州彭蠡旣豬陽鳥攸居三江旣入震澤底定

揚州雖邊海近淮而水患最大者在彭蠡震澤二處禹於此用功爲難故特舉言之

彭蠡合江東西諸水本一大澤也惟昔泛濫下流不疏而上源且壅此其澤不足容又無可洩其害

始不可言耳茲已疏治則其澤如故可容而可洩矣故曰旣豬陽鳥自來居于其傍而失所棲今亦復適其故故曰攸居

攸居不重云然者証彭蠡之旣治耳然卽陽鳥之復居而民之攸奠從可識矣

此篇底字凡五見皆致力之辭三曰底績致力而成績也一曰底平致力而平寧也一曰底定致力而安定也

東南之水惟震澤最爲利害何者其水民藉以灌漑而泛濫則魚鱉之可慮也惟三江入海之路旣

疏導而不壅則其區之震撼不寧者底于安定民始蒙其利不罹其害矣今三江湮而水害頻仍有識者咸思禹績敢述歸震川之論于左方
歸震川曰吳東北邊境環以江海中豬大湖自湖州諸溪從天目山來西北宣歙諸山溪水亦奔注于此說者稱湖之廣可三萬六千頃入海之道獨吳松江一路江自湖口距海不遠有潮往來泥多填淤是爲湖田最腴往往爲民所圍占其指名告佃者所納僅斗升之稅而所占卽百頃之江兼之漲灘之稅亦多所以松江路日隘而入海之口遂

日益湮塞矣世之論徒區區三十六浦間或及松江亦不過濬蟠龍白鶴匯諸處而已未見其爲得也余計宜專力松江務通利潤深復禹跡之舊毋取民斗升之稅爭水尺寸之利

篠蕩旣敷厥草惟天厥木惟喬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厥貢惟金三品瑤琨篠蕩齒革羽毛惟木島夷卉服厥篚織貝厥包橘柚錫貢訟于江海達于淮泗

他州但敘土田賦而已間及草木俱在厥土下此不獨上敘草木又敘先篠蕩云何揚州之士雖塗

泥然有不盡然者自昔稱江南竹箭之美惟洪水橫溢始無可見耳洪水治而篠簜分布於林麓矣此草木之夭喬燦然其可紀也

厥土塗泥中那得草木發生篠簜必於林麓草木必於原野故先敘此方及塗泥耳此是古人之善敘物處

他州辨土皆言性言色此言塗泥其性也然色卽寓其中矣

厥賦下上其常等而錯雜不等者則俱在下上之上故立文如此詳見前

貢但以所產多寡爲敘弗以精粗爲敘然曰金三品則其中精粗自別矣惟木所該甚廣

島夷卉服與島夷皮服同要是卽此爲貢示羈縻之意耳註牽說織貝非是

染絲而織爲錦曰織貝不染而織成文曰織文

上古江淮間未開印溝貢必由江至淮略從海面經過故云沿于江海達于淮泗耳陳氏大猷曰水之險莫如江海恐風濤多沿岸而行所以獨言沿不言浮以著其險說得是

荆及衡陽惟荊州江漢朝宗于海九江孔殷沱潛旣

道雲土夢作又

荆山有二一在雍故註稱南條別之曰荆及衡陽者北距荆山南不止衡而已也盡衡之陽皆有之朱子曰江漢發源梁州及入海則在揚州但二水至荆州合流迅疾以趨海有似于朝宗

九江非尋陽九江先儒已辯之明甚唯洞庭稱九江者有說沅漸元辰敘酉澧資湘九水在本土皆稱江而皆歸于洞庭故名洞庭曰九江耳其實九江非洞庭也要識得

江與漢合在今漢陽府大別山其九水歸洞庭者

在漢陽之上云然者謂江漢下流已疏治而朝宗則上流九江自俱能蓄洩甚得其正耳解九江句者曰此治江漢所經之水誤矣敢爲辯正

沱潛本朝宗來江漢之大者既治其出自江漢者無不治矣出自江漢者既治則雲夢之間其高者自可作又而卑者亦見乾土矣既道亦有工夫雲夢未必俱旁沱潛惟是諸水從道而不溢則凡雲夢一帶可有耕治之漸耳要體得活

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柃榦栝栢礪砥磬丹惟箇籛楛三邦底貢

厥名包匭菁茅厥篚玄纁璣組九江納錫大龜浮于
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

塗泥與揚州同而田與賦加等者塗泥雖同而土
勢稍高且地濶而人工又修也

揚州敘先金三品次齒革羽毛此敘先羽毛齒革
次金三品以所出有多寡耳又揚州但敘惟木此
指棫榦栝栢一則槩取以供用一則但貢其良者
耳礪砥砮丹一物皆有一用不敢廢也箇籥箝皆
可爲矢惟三邦最良故責其貢厥名者菁茅供祭
祀縮酒之用特加鄭重曰包匭云玄纁與璣組服

飾之用亦不可少故置篚爲常貢大龜出九江不
常有偶有之卽宜上獻故稱納錫與錫貢不同
包者密於內匭者匣於外乃慎而益慎意

新安陳氏曰錫貢如敷錫之錫上錫下也納錫如
師錫之錫下錫上也臨川吳氏曰大龜神物國之
所寶則以入納而錫於上謂納不謂貢明其非貢
物也二說俱有理

蔡傳謂大勢自江沱而入潛漢大勢二字極佳然
亦槩言之耳要之貢從其便近江者卽浮于江近
沱者卽浮于沱近潛者卽浮于潛近漢者卽浮于

漢中間必猶有相通而入者不可一一數也但入漢到入洛處水路不通則必從陸路般運乃至于南河耳故曰逾日至

荆河惟豫州伊洛瀍澗既入于河滎波既豬導河澤被孟豬

豫於九州爲中土自昔稱陰陽之交風雨之會商周皆都於此蓋取四方道里均朝會貢賦之甚便也若謂百二形勝則不在此

伊洛瀍澗四水勢相敵而洛實受三水之會故豫州以洛爲王然洛又統入于河也以河爲歸

濟溢爲滎洛出爲波向未疏治二水皆不能容洩今濟與洛皆治則皆上無所壅下有所歸故曰既豬

荷澤孟豬相近荷澤本低窪可澤孟豬又低窪可豬向濟水橫潰四出澤不成澤豬不成豬今濟水既加疏瀹荷澤已成澤矣而餘多之水又導之被及于孟豬蓋不但孟豬能容洩而荷澤亦能容能洩矣澤未有言導者以二澤相通可導此而及彼故云然耳

既入既豬俱有工夫導與被亦有工夫然必既入

既豬始加導耳是次第

厥土惟壤下土墳壚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厥貢
漆臬絺紵厥篚織纊錫貢磬錯浮于洛達于河

墳最佳壚次之墳壚者墳而又壚也

賦上中其常等而錯雜不等者居多故以錯居先
耳詳見前

絺紵亦女工所成然非其精也故惟織與纊入篚
以致貢

伊瀍澗皆入洛則三水不必言矣故但曰浮于洛
入于河

華陽黑水惟梁州岷嶓既藝沱潛既道蔡蒙旅平和
夷底績

梁雍二州俱以華山爲表所別者陰陽之分耳

荆州但言江漢沱潛耳未究其原委也此究其原
言之曰岷嶓既藝則禹之功在上源者可知矣隨
指其委言之曰沱潛既道則禹之功在下流者可
知矣觀下文導山導水處自見得

有江漢則有沱潛荆江漢朝宗于海故下云沱潛
既道此究江漢之原曰岷嶓既藝卽承云沱潛既
道然沱潛其水衆多禹用功亦非一日之績故並

下箇既字非曰上既藝而下卽從道也

蔡蒙二山上合下開沫水逕其中出爲溷崖水漂疾殊甚蜀守李冰嘗鑿離堆以避其害則禹當時治水于此處必用功爲多矣祭山曰旅獨于梁雍言之者九州終于梁雍以見諸州之山皆有祭也又獨于蔡蒙言之者梁之功終于蔡蒙雍之功始于荆岐也

和夷地平而險遠洪水泛濫時卒難成功茲業已疏治可漸經畧可漸耕治而皆致有功績焉則在他地從可知矣故獨舉言之

岷嶓旣藝四句雖似平言然惟旣藝旣道乃旅平底績却又似相承言者此爲敘事特妙

厥土青黎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厥貢璆鐵銀鏤磬磬熊羆狐狸織皮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渭亂于河

青黎者有青又有黎也他州辨土必舉色舉性惟揚州但稱塗泥以見色荊州則獨舉性耳梁州則獨舉色耳是又不可以一例也

賦下中其常等而三則八等又錯雜其中說見前孔氏曰璆玉石也爾雅曰璆琳玉也且下文自有

磬蔡氏以爲玉磬誤矣

熊羆狐狸四獸之皮可以爲裘其毳毛又可織爲
縑故指其名而貢其織與皮也

西傾是雍州之山其南桓水出焉乃梁之水也故
梁州西境絕遠者其貢道必從是水來桓與潛通
故曰入潛不與沔通必從陸路轉般故曰逾沔又
與渭通故復曰入渭則通于河矣然河北趨者也
渭東注者也舟望大河橫衝以行若橫絕以渡者
然故曰亂愚細覽諸家皆曰沔與渭不通必從褒
斜二水跋涉以達渭若然則經文必曰達于渭不

曰入于渭矣曰入于渭必非復由褒斜二水若是
其跋涉也滄桑變遷不可復考愚但以經文爲正
敢問高明

朱子曰西傾雖在雍州其人有事於京師者必道
取梁州因桓水而來故梁貢道及之此說因字亦
明白

黑水西河惟雍州弱水旣西涇屬渭內漆沮旣從灃
水攸同荆岐旣旅終南惇物至于鳥鼠原濕底績至
于豬野三危旣宅三苗不敘

四面積高曰雍雍州地最高而曠險故水極于弱

水而裔及于西戎

水無有不下論天下地勢大抵亢于西北而下于東南故凡水必折而向東唯雍地最高亢則其西偏亦必有落下者弱水也故其流獨向于西入西海耳非水之變而西流也既西亦必有疏導意涇之源最居雍之北境自北而南注以渭爲歸而汭東入焉是涇上屬于汭而下屬于渭也夫渭汭不相及也一涇以屬之故經不以渭汭立文曰涇屬渭汭以涇水在中先會汭後入渭順其勢以爲言耳

漆沮在渭東北二水勢相敵不足以相有而皆入于渭焉如少之從長者然故曰從灃在渭南二水皆大而相合故曰同

此三條以渭爲主涇自北來注于渭漆沮自東北來注于渭灃自南來注于渭然渭則何入哉入于河也惟入河故渭治惟渭治故衆水注焉曰屬曰從曰同中間俱有施功

屬如貫珠之相連從如少長之相隨同如彼我之相合

昔時懷山襄陵自荆岐至于鳥鼠必皆不歸于治

而况于原隰豬野乎而况于三危乎茲惟疏治之
功既加故祭告之禮可行于荆岐而終南而惇物
直至于鳥鼠皆無不可旅者若原隰一帶在荆岐
之間平地最難闢治今亦皆致有成功直至于豬
野陂澤之地亦無有不治者卽遠如三危其地亦
無水患皆可居止三苗之竄其地者亦皆安居樂
業其功大有可叙焉平治之功豈曰小補而已哉
此三節要識語意之相因乃見功敘之次第
三苗雖兇惡竄之裔夷然使獨淪于水患亦非聖
人並生之意也其地旣宅而苗無異心則治功成

矣故曰不敘三苗安居樂業順吾之治卽爲不敘
恐未便到遷善改過處

厥土惟黃壤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厥貢惟球琳琅
玕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織皮崑崙析
支渠搜西戎卽敘

黃中色而壤柔軟無塊其土最佳故田稱上上然
地力人工貴乎相稱地狹而人工少故厥賦下田
五等云

雍州貢止球琳琅玕一以所產之寡一以道塗之
遠特略之也觀西傾因桓是來及浮于積石龍門

重刊書經疑問卷之二
云云可見故諸州制貢中獨梁雍二州無篚聖人
立法自有深意其然哉

又按諸州所貢及篚雖有多寡之殊精粗之別然
要惟服食器用禮樂文武經費之所需者耳讀者
細繙閱之自見惟怪石蠙珠似爲稍異然此必器
用服飾所必不免者故特制爲貢耳不然聖人豈
輕爲玩飾計而貽害於生民哉且制貢與採取天
壤也經國者尚深思任土作貢一語

武夷熊氏曰正道皆從渭達河惟山脊以西之地
渭道不可通處必自積石之河經涉龍門然後達

於西河以至帝都諸家謂東北境則自積石龍門
入西河與熊氏之說異然細詳西河二字則熊氏
之說爲是所謂會于渭汭者卽熊氏所云貢之正
道也

按諸家說龍門在今西安府韓城縣東北八十里
河水至此自山直下懸水百仞濺沫如雨濤聲如
雷地皆震撼兩崖斷山絕壁相對如門惟神龍可
越故曰龍門計浮于積石而來者至于龍門之上
而止則經云至于龍門西河者謂至于龍門邊之
西河也非由龍門而可下西河也要曉得

九州貢道唯揚沿江海爲風濤梁西傾因桓云云
爲跋涉雍積石龍門爲險阻

織皮節宜敘于前而敘于末者崑崙析支渠搜雖
貢織皮然非常貢也不可敘于貢賦之中且西戎
卽敘本織皮說來又不可敘于貢賦之上又裔夷
與三危又別故終以此耳

又詳織皮二字與織文織貝詞同意取此獸毳毛
織成爲縑若皮革者云耳如作二義解則必應云
皮織不應云織皮與織文織貝同辭矣敢問高明
何謂敘旬侯綏要荒是也順吾敘而無生心焉是

爲卽敘

導水導山總論

大禹治水之功總在一箇導字上要識得

諸山之大小者亦略具各州之下矣然不更從頭理
說一番則山勢首尾脉絡無從可考神禹施功導
水次第亦無從可見故先之導山次之導水導山
本以導水而必先言之者水之源未有不出于山
水之勢未有不因于山必隨山以刊木乃可濬川
以距海也此立言之序

凡山水必身親經歷又細加訪問始得其槩然古

重刊書經疑問卷之三
今勢殊滄桑代變未可爲據若徒繙紙上之陳言
斷以爲是十不無二三之失也而况又諸家考覈
之未精乎然則將何信乎信諸經而已經雖與今
變遷者稍殊然此紀大禹施功之次第則當就當
日之利導者發揮不當卽後世之變遷者抵牾於
經旨也若經國者分理各道河流則當就所變遷
者參之禹貢神而明之耳必執禹貢是死方也不
考禹貢非成法也愚故但就諸家中據理論山水
者略載數段於左其臆見私評皆不敢錄
山本同而末異故導山言自杲至某者其勢漸分

水本異而末同故導水各言所自所會所入者其
勢漸合

導岍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壺口雷首至于大岳底
柱析城至于王屋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西傾
朱圉鳥鼠至于太華熊耳外方桐栢至于陪尾導嶧
冢至于荆山內方至于大別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
九江至于敷淺原

日記云據導字分南北二條而江河以爲紀此說
亦有所本唐天文志云天下山河之象存乎兩戒
是也南條北條卽所謂南戒北戒江爲南河河爲

北河南北兩河上應雲漢蓋天文地理自然之分
判也于二之中又分爲二焉北條有大河北境有
大河南境南條有江漢北境有江漢南境論橫勢
則先北而南論縱勢則皆自西而東故導山導水
皆從西北說起

日記云禹之隨山因其有關於水道者表之耳豈
區區焉推其脉絡之所來止如葬師之言乎而山
川自然之形勢則固各有條理凡經之所記非錯
然而及之也

新安陳氏曰導山之役分爲四路乃懷襄方殷未

可下濬川之功先隨山相視可疏導者疏導之兩
條四列實人功經歷之次第爲濬川之經始下文
導水詳言濬川之原委乃收上文隨山之成功
正義曰言山旁之水皆入海山不入海也大河北
境之水不特河濟如漳潞汾涑淇涑恒衛滹沱滹
易之屬皆此諸山所出所經多不勝名故但以山
言則水皆可知所隨者山所導者水故終以入于
海三字正應首一導字

導岍節直云入于海西傾三節但云至于陪尾大
別敷淺原蒙上文不言入海耳新安陳氏曰意者

重刊書經疑問卷之三
當時水患河濟爲甚比江漢淮用工尤難故自發源以至于入海先之相視疏導後之開鑿濬導必極于歸宿之地若江漢淮之屬則初一番相視疏導且可至陪尾大別敷淺原而止下文方自源徂流言之歟亦一說

導岍節是導河之北境故自雍而盡于冀之東北西傾節是導河之南境故自雍而盡于冀之東南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底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洛水

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嶧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北會爲匯東爲中江入于海導沅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溢爲滎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荷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導淮自桐栢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澧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河導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瀍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

按此以下所導凡九水大意亦自北爲始以弱水最在西北水又西流故先言之黑水雖在河南水從雍梁西界南入南海與諸水不相參涉故又次之四瀆江河爲大河在北故先言河其次則江漢皆發源自西經中國以入海故次漢次江漢先于江者漢在江北也濟發源河北越河而南與淮俱爲四瀆以其獨達于海也源短于江漢故次濟次淮渭與洛入河故後言之此下導水蓋總敘水之原委泝源而及流卽大以統細也

王方麓曰衆水在東而弱水獨導之西者順其性之所趨也衆水皆或入海或入河而弱水獨入流沙者盡其流之所止也

導弱水至于合黎正雍州之所謂旣西也此水不經中國不繫民患禹亦加導者聖人輔相天地無一而不當經理也

衆水皆清而此水獨黑故以黑名之若其由三危入南海必其勢趨于南耳此不足異

經文之例凡云導某水自某山者皆水出其山之名也惟河不出積石故但言導河積石沆多伏流

故經不顯其所出

窮河源曰星宿海若禹所施功則自積石始故曰
導河積石河大抵千里一曲積石而下曰至于者
六曰過者二皆自其曲處得名耳若東若北則又
極其大曲折處言也至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
入于海則河之下流終是矣敘不過數辭中間煞
費多少工夫用多少精力

水之經歷隨地得名謂之爲者明非他水也自其
播則爲九河同則爲逆河耳

王方麓曰兖州最狹而承河之委爲禹最所施功

處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此三句內有多少
工夫後世河患正坐分播合同不得其勢而入海
之路狹也

按禹之治龍門上下河行于山雖有疏鑿之功無
復變遷之患大伾以下河始出峻而就平則斲之
而爲二大陸以下地益平土益疏水益善潰則播
之而爲九自禹之後河順其道不復爲患者千餘
年至周定王五年河始決蓋王政衰濬川溝洫不
復盡力列國復行其私壅防百川各以自利河不
得其道所以多決自漢來未有百年無事者歸之

重刊書經卷之三
天數豈盡然哉

江漢二水勢均力敵皆能自達于海者也故荆雖紀其合流此仍各見其首尾

水隨所至之地而異其名故數條皆用數爲字中江北江朱子有辨甚詳其大要不過兩言曰彭蠡有源兩江不分然古今水道變遷上古入海之處其江或分爲二道不可知也王方麓似身親知之者錄其說于左

方麓曰漢水西源岷冢之漾漾水東經漢中之境總名曰漢又東經武當山北名滄浪過三澨乃沔

北隨郢景陵諸水流豬雲夢者至于大別山趾入于中江而河東滙澤爲彭蠡蓋彭蠡因小孤山彭磯至左蠡而得名實彭澤也非謂鄱陽之湖且川江勢大若江漲時迴流入洞庭最迅予嘗乘驛船必須人纜拽出湖口但到彭澤江漲已緩惟涌回鄱水不得流爾凡江自澧以西名上江東陵以東名中江彭蠡而下名北江而敘江漢皆曰東者主岷嶓居西而云非指曲折所向爲文也

東流爲漢者卽漾之正脉也東別爲沱者乃江之別支也觀一別字自見

泜水發源王屋山頂崖下伏流九十里至今泜源
祠出爲二源相合東流爲濟又伏入于河潛行于
河之南溢出爲滎澤焉又伏東出于陶丘之北焉
是爲三伏三見蔡氏謂若斷若續而實有源流或
見或伏而脈絡可考盡之矣自陶丘之出不復伏
而東至于滄東北會于汶以入海此古泜水之道
也泜濟也源出河北濟河而南得名

按王屋泜水所發源也不是見一伏而見乃爲濟
再伏而見乃爲滎又伏而見在陶丘北是伏見之
彰明較著也當稱三伏三見不應稱三見三伏

導淮三節獨下三箇自字自卽其源也王方麓謂
桐栢去胎簪鳥鼠去南谷能耳去冢嶺皆不遠得
之

鳥鼠共處一穴故稱鳥鼠同穴是一山非二山

按導水九條稱入于海者七稱入于河者二然入
河總歸于入海也以渭洛近河故止云入于河耳
又按諸導水與導山相出入又與各州山水相符
會各州云云是舉各施功於其地者以爲言也導
山四條云云是將兩戒中極大之山從頭至尾以
爲言也導水云云是將兩戒中極大之水又逐一

究其源流以爲言也海內什大山河略舉于數言之內而中間土出貢賦又悉載無遺禹承帝命蓋父愆開萬世之太平一覽觀可得其竟真是聖人之書

九州攸同四隩旣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旣陂四海會同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底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

此二節通照上文看九州攸同同歸於治也四隩旣宅緊根攸同說九山九川九澤云云則所謂攸同旣宅事也故終以四海會同句六府孔修本治

水成功來庶土交正二句宜通貢賦說咸則三壤二句就貢賦中又特舉田賦言也禹初時其功專在治水土及後來其法專在定貢賦故其自敘曰烝民乃粒萬邦作乂

九州攸同節

初時洪水泛濫懷山襄陵四隩無可宅之地今九州之水平治而土燥民皆可廬而居故曰旣宅九州刊旅而下正申其所謂攸同旣宅也時說將四隩平對九山九川九澤說恐未然敢問明者

山川陂澤之名在各州者不一而足曰九山九川

重刊書經卷之三
九澤云者蒙上九州以爲言也隨山刊木而終行
旅告曰刊旅不獨䟽流直窮其源治之曰滌源不
獨導之又障築使可蓄洩曰旣陂會同則就其所
入者言也是謂九州攸同四隩旣宅
王方麓曰滌源二字理最深微聖人萬事無不從
其本而治之也要之鑿龍門䟽九河有治其上流
有治其下流是其功非一處而惟總之曰滌源則
皆舉之矣說極有理

六府孔修節

水火金木土穀六者天生以儲民用若天府然惟

昔洪水爲災六府皆莫能修耳茲水害旣除地平
天成凡此六者之利咸各修治取之不窮用之不
竭於是就庶土之所生出者交相參正而貢賦之
但取其所有不責其所無而底慎其財賦之入蓋
六府之所出雖不窮而惟恐取之無制民猶有不
遂其生者故除常貢錫貢外凡賦出於田者咸以
三壤爲則又中分九等焉於以成賦於中邦蓋經
國之費雖酌取於常賦之中而愛民之仁又常溢
於制賦之外也是之謂底慎

財賦本六府來所包甚廣不止貢焉而已者宜深

味底慎二字通九州言故曰庶土不專謂制貢稱
庶土也三壤卽庶土之壤復抽出言者聖人恐田
賦無則害民不小故又特申重言之耳此正其底
慎之主意也觀兩賦字自見得訓詁者不達此義
認定庶土二句作貢咸則二句作賦故於庶土外
復添出穀土二字且謂貢及外夷而賦止中邦殊
不知六府所重在穀庶土皆有之王者居中立極
故云中邦耳愚見如此未識是否敢正高明

曰財賦自兼厥貢單指財賦作貢者非也

錫土姓

水土平貢賦定當衆建諸侯以爲治故分茅胙土
因生賜姓大明封建之制當時堯舜在上封建雖
非禹所專而實由禹所經畫所謂弼成五服也
契封商賜姓子稷封邠賜姓姬先時已有之此特
徧錫之耳

祗台德先不距朕行

此德此行與人心非二也祗德之行合於人心故
自不能距

曰台曰朕雖禹所自稱然禹承帝欽哉之命至此
治定功成猶然欲祗德先天下期四海九州不距

朕行則其承命之恭不伐之義可兩見矣或曰此禹所常言併見於此以見經理之有本亦一說禹初治水時此祇台德先水土已治時亦此祇台德先且其一生作爲亦此祇台德先故禹謨首云文命敷于四海祇承于帝

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

甸取田治之義侯取屏翰之義綏取懷柔之義要取約束之義荒取外棄之義服者臣也敘也臣服而卽敘也

朱子曰里者道塗遠近之數非方井之里也

五服之名堯時有之禹治水土就緒分其疆域定其貢賦又爲整理一番故曰弼成五服甸服最近京師賦役爲多故每百里爲一節侯服稍遠故二百內各爲一節三百外共爲一節綏要荒三服去京師益遠每服分爲二內三百里爲一節外二百里爲一節甸服入穀侯服外皆不入穀

正義曰甸稅皆當什一但所納有精粗遠輕而近重爾愚謂自百里至五百里中間轉運便自不同想當時必從中酌給其費約取什一之數云爾必不取盈什一至京師也又按註云三百里去王畿最近非惟納總銓秸而又使之服輸將之事愚謂王畿輸將固非一事要是就近爲便何直至三百里之內金氏謂轉輸粟米似爲得之但其轉輸亦必量地里遠近優給之或於其常賦內酌損之爲什一之賦耳敢問高明

古者天子之制地方千里不如是不足以待諸侯

然而粟米之輸近取諸甸而已足後世則全仰給於其外京師習於坐食矣大禹制名曰甸示天下務本重穀其意義特深

卿大夫職在若采故其所賦之地卽以采名二百里邦三百里諸侯雖取禦外安內之意然夢是計朝貢所需小不足以當大故特近以示優耳

綏介內外之間順治威嚴胥係焉故內三百里揆文教所以接華夏之教以撫要荒外二百里奮武衛所以禦要荒之變以安華夏須重看揆字奮字曰要便見羈縻之而已文法宜略於中國矣夷易

也言其俗與中國易也蔡放也放諸四夷之外是也

荒曠也野也田疇不井人民不多所謂海上無人之境也故其中三百里謂之蠻因其頑慢而不易其俗也二百里謂之流有罪流徙於此如流其工於幽州示其非人類也聖人詳於內治以必治略於外治以不治蓋如此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禹錫
玄圭告厥成功

漸如水之漸漬被如衣之被覆暨則自其所繫及

者言也聲教卽文教由其振動之有自故曰聲耳此二字不宜分

東漸西被朔南暨泛泛說蓋言平治之所及也平治之所及卽聲教之所訖故繫繫相承言之傳云樹之風聲教之所訖德先正風聲之所樹也故曰聲教訖于四海此與上不距朕行正相應王方麓曰上之與下謂之錫禹奉玄圭而云錫者何也蓋爲舜成百世之功不可以常辭書猶之衆舉舜而曰師錫蓋爲天下得人固非常之事也又曰一篇禹貢不出地勢二字而其成功則在順

之毋言說得好

首云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終云禹錫玄圭告厥成功是一篇大文字舉其要祇台德先而已

詩書經疑問卷之四

烏程後學承菴姚舜牧著

甘誓

曰二典曰三謨曰禹貢皆是論帝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此獨以誓名篇世道人心可徵一變矣

陳新安曰此書固見有扈氏之不臣亦可見啓之尚能爲君

大戰于甘乃召六卿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

先時苗不卽工矣然特外夷耳苗常逆命矣未敢爲戰也有扈氏同姓之國敢稱亂以抗王師至大

戰于甘不臣甚矣于是啟召六卿誓告聲罪致討
且明部伍之法示刑賞之典仁義中兼節制自然
懾不庭而彰天討是王者之師也故特著之經爲
萬世訓

六卿卽六軍之將古者軍將皆命卿天子六卿卽
六軍平時各治其鄉而屬于大司徒有事則各將
其軍而屬于大司馬今將誓衆故召六卿併其士
卒皆命之又稱六事之人六事之人謂有事于六
軍者

誓取齊一之義誓告云者齊一衆心以聽我之告

令也

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今予惟
恭行天之罰

五行卽五材天生之以爲民用者三正卽正朔王
者頒之以定法守者有扈氏不順時令而暴殄天
物其威侮何如不奉正朔而肆無忌憚其怠棄何
如凡此皆其得罪於天處天用是勦絕其命天子
特恭行天之討而已臯陶謨云天討有罪五刑五
用哉正是此意

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惟此金木水火土穀六府孔

修而已然此六府孔修悉從時令得之故堯舜二
典首重欽若昊天以齊七政蓋五行三正實相關
焉固天之所以生萬民而王者所奉天以立極者
此而不尊不奉其罪惡如何天用勦絕予惟恭行
要之一天焉而已

看三正二字要見子丑寅之迭建古已有矣

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
其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
則孥戮汝

此古車戰之法也每車甲士三人左主射右主擊

刺中主御步卒七十二人從之每甲士一人統二
十四人共二十五人為一兩蓋甲士則每兩之長
而步卒則各供其長而為之助者也故古者臨軍
誓戰所戒者三人而已呼左則凡車左執射者同
聽之呼右則凡車右執刃者同聽之呼御則凡車
中執御者同聽之呼左右與御而凡此步卒悉聽
甲士三人之指麾即悉聽君上之誓令矣此左治
其左之事右治其右之事御治其御之事凡此步
卒之各供其長而為之助者亦各治其所為助之
事此左死于射右死于刺御者死車步者死列節

制如此所以能為不敗之師

所職在是即所命在是此命字下得極好所命在

是即所恭者亦當在是此恭字亦下得極好

予恭行天罰又令左右御馬皆恭命古人凡事只

一箇恭字

詩曰不失其馳舍矢如破古執御者皆必循馳驅

之法所謂堂堂之陣正正之旗也後世豈直詭遇

焉而已哉

恭命不恭命即為用命不用命古者天子親征必

載祖遷主社主而行賞于祖戮于社言即時於軍

中行此賞罰不停留也戮則併及孥者必如是其

立法乃可激共人之用命耳

古者天子行師必載祖遷主社主而行者一為此

行係祖社之命戒已不敢自妄越以蹈險一為凡

有賞戮即可稟命而行之耳

賞于祖戮于社分陰陽之義是

此兩節皆誓師之辭然由此以往及所賞戮必當

悉照斯言矣

易之師初出以律在中錫命左次輿尸必嚴其防

田禽執言必聲其討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必明其

賞罰之典說者謂行師之始終具在於是今觀大戰於甘是初出之律也誓告之辭是在中之命也威侮怠棄之罰是田禽執言之討也左右御馬之正是左次輿師之防也用命不用命之賞戮是開國承家小人勿用之明典也讀此書宛然一師卦之昭示矣此可爲萬世訓

禹征有苗誓師之辭曰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此云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蓋視前較有別矣此可徵世道之一變
五子之歌

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遊無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厥第五人御其母以從僖于洛之汭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

此篇是書之詩也首三節是詩之小序

首二段書法甚佳曰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是舉其平日所爲失民心者是提綱曰乃盤遊無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是舉其今日所爲逸豫者尤失民心之大是紀事曰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則推奸雄之竊發有所因實由

太康之自召也是斷案前後兩民字最關鍵須重
看

堯舜禹相授守只欽之一字罔遊于逸罔淫于樂
此德之所以克修而民莫敢有異志也太康尸厥
位而無所事且以逸爲豫滅厥德而不修民皆厥
心違怨與君爲貳則其情可知矣乃猶然不悛盤
樂于遊田而無度致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則
法度紀綱之謂何一日二日之謂何其荒棄虐害
真有生民所不忍容者此有窮后羿因乘此隙距
于河而弗內也距者羿而因則在民因者民而所

以致其弗忍者則太康之逸豫盤遊有以自取之
也作書者於豫上加箇逸字於遊上加箇盤字摹
其致民咸貳弗忍情狀煞極醒發

以逸作所是爲逸豫豫已不是況可逸乎德在人
心日加欽敬則日漸收斂而發生日加逸豫則日
益放肆而消滅其機固不兩立也德爲民心所同
具滅厥德則民心貳矣非民之貳於我由我之貳
於民也

細味咸貳二字要見君與民原是一體貳不得
遊畋亦是故事然有法度存焉不可過也盤樂于

遊而無度逾河而南直至于洛之表非其地矣十
旬弗反踰其時矣能君乎哉君一念不謹則貽四
海之憂一日不勤則致萬幾之墮遊畋無節如何
其荒棄又如何其供億曰民弗忍誠弗忍其荒淫
之害之至此也特有窮此舉假公以濟私非順天
應人之事耳故書法特下箇因字一以罪太康之
召禍一以罪后羿之乘機

呂氏曰姦雄何代無之苟我無其隙彼何所因因
者明禍亂之本在我而不在彼也秦不築長城營
阿房勝廣何所因隋不伐遼東幸江都李密王世

克何所因說得極好

太康母論君道有母在而遠畋十旬弗反至厥弟
五人御其母以從可謂子道乎

五子咸怨怨字下得極好傳發明怨字之義尤佳
母論家國凡創業垂統的人必有訓誡詔示後人
奉爲著龜而不失者其家國未或不興棄若弁髦
而弗顧者其家國未或不亾

其一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
寧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豈在
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爲人

上者奈何不敬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
甘酒嗜音峻宇彫牆有一於此未或不亾其三曰惟
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亾其
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關石
和鈞王府則有荒墜厥緒覆宗絕祀其五曰嗚呼曷
歸予懷之悲萬姓仇予予將疇依鬱陶乎予心顏厚
有忸怩弗慎厥德雖悔可追

其一謂民不可下當爲不見之圖其二則指下民
之事不一也而皆至于亾其三則究其底于滅亾
者在失道而亂其紀綱其四則傷其至于覆絕宗

祀者在荒墜厥緒其五則悲其無所依恨其無可
悔總由弗慎厥德來其意深其辭切其情痛悼而
有餘哀所謂怨而不怒深于怨者也說者謂明良
喜起之歌是爲正雅此五子之歌是爲變雅其然
哉

歌凡五章一節深一節一語緊一語是作歌之序
非長幼之序也後世詩叙其一其二本此

五歌開口說皇祖有訓又說訓有之又說亂其紀
綱又說荒墜厥緒見祖宗訓誡法度昭然在上後
人斷不可一毫改易也其大要在慎德而已矣

其一曰二節

近字下字最宜體認視同一體日相親比而不忍
攜貳其心是爲近視甚卑微不一軫念而反加陵
轢其上是爲下

舜以天下授禹惓惓以可愛可畏爲戒禹躬行心
得故發爲可近不可下之訓又申說民惟邦本本
固邦寧人無本不立邦無本不寧草野鄙賤之民
世咸輕之以爲不足畏而不知其情稍向背天命
之去留立見焉則國君所稱極崇高而莫與並者
固恃此卑微之民以爲之根本也倘其本不堅固

于下崇高富貴之基業不坐見其傾頽乎易曰君
子以厚下安宅傳曰有基無壞皆固本之說也

予視天下云云本上祖訓而申發之皆歌也一日
予視再曰一人三曰予臨歸到爲人上者奈何弗
敬語極婉而意極深

一能勝予言無一不能勝予也怨豈在明言其怨
隱蓄于中不在明也不明則君不知一明則悔無
及然則可多失以取其怨乎可勿圖于未見之時
乎天下危機惟此兆民所以臨之凜然若朽索之
馭六馬

君一人獨立于民上全在得道而多助也可有多
失乎多失則多怨使天下不敢言而敢怒烏得而
不亡怨豈在明主民說註豈待其彰著似未妥
君天下只一敬字不敬則下其民而荒于多欲矣
失道而亂其紀綱矣荒墜厥緒矣所以復說到慎
厥德奈何二字宜咀嚼

其二曰節

大禹之戒戒其不可下民也戒其毋荒於色禽等
事也故上稱皇祖有訓此云訓有之

好色從禽的必荒葉萬幾故俱着箇荒字作者實

實去做此事也

須重讀二作字甘字嗜字峻字雕字

峻字雕牆似只一事耳

未或或字須細味人耽此色禽酒音等事常自倖
或可不亡所以孜孜不已不知此必無可徼之幸
也故決辭說未或不亡

其三曰節

禹承堯舜之統來故說陶唐冀方曰冀方則天下
統是矣

陶唐二字宜重看陶唐堯也堯盡君道而紀綱立

所以能有此冀方舜承堯統此道此紀綱也此陶
唐也所以亦有此冀方禹承舜統此道此紀綱也
此陶唐也所以亦有此冀方

道是君道所包者廣紀綱則其政之大綱小紀也
所該亦廣得道則紀綱皆整失道則紀綱胥亂是
一串事

究竟此道字由精一執中來所以五歌直說到慎
德

其四曰節

明上加明稱其德之極明也惟其德極明所以能

君萬邦創業垂統有典則以貽子孫雖至石與鈞
之微亦具在王府中其綜理周密蓋如此其爲後
世宗祀計可謂深且遠矣乃今蔑視其典則而荒
墮厥緒則覆宗絕祀固其所自取者寧不忝厥祖
乎五子不但說到滅亡又說到覆宗絕祀處此爲
痛惻之極言

可常曰典可法曰則祖宗立法更多少事變費多
少謀畫事必求合于經求可爲式故曰有典有則
貽厥子孫子孫能世守之雖至今存可也此祖宗
貽謀之至意詩曰貽厥孫謀以燕翼子與此相發

石與鈞一器用之微者耳然天下視以爲準則是亦不可少者禹恐其或有折閱或有乖爭必較其關通和平者寘之王府使天下莫敢有異式焉此是其思慮之精到處其綜理之周密處舉一石與鈞而大者從可知已

其五日節

曷歸仇予代太康以爲言也而詞通若咎予者然仁人之于兄弟也固如此鬱陶予心思之深矣欲見之切矣乃又自覺顏厚有忸怩焉伊不自報而爲之報不自慙而爲之慙仁人之用情于兄弟也

又如此

曰懷曰悲曰鬱陶曰顏厚曰忸怩曰悔盡人情之所有者無不形之詩歌而竟莫可以自解此謂仁人兄弟之情

曷歸而懷之悲情可憐矣仇予而將疇依尤可哀矣鬱陶乎予心其憂思也何如顏厚有忸怩其報怍也何如弗慎而莫追其痛恨也又何如詩歌至此應爲噎哽而斷腸聽聞及斯當亦感憤而生氣五歌總以敬爲主敬則慎德必不下其民必不荒于田必不失道而底于滅亡必不墜緒以覆其宗

祀必不至萬姓仇予而疇依不敬者反是

胤征

惟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師羲和廢厥職酒荒于厥邑胤后承王命徂征

此節是書法仲康本羿所立書肇位四海所以正其始也仲康纔正位即命胤侯掌六師收羿兵權歸之掌握中甚得要領羿罪惡不容誅仲康計力不能姑先剪其羽翼若羲和者是已書胤后承王命徂征義正詞嚴足褫奸邪之魄此仲康之能為君處

羲和若不離官守其罪猶可輕貸唯是廢厥職酒荒于厥邑違背朝廷蔑棄國典所以當用徂征

告于眾曰嗟予有眾聖有謨訓明徵定保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百官修輔厥后惟明明

謀謨以訓誡後人曰謨訓古先聖王垂有謨訓明白皆有徵驗足以定國家而保盛治此君與臣所當共守而不可失者先王克謹天戒云云正其謨訓之昭示君與臣雖竝言然書意則重在臣輔其

君上

天心仁愛人君出災異以譴告曰天戒因羲和昏

迷于天象故從天戒說起

先王所畏者天而况其戒之昭昭乎所以恐懼修省加于平日然臣人佐君以燮理凡政教命令所關曰常憲者必欽守而尊奉之庶百官皆有所則倣修職以致其輔君其可仰承天眷稱明明后乎大臣有關於君德蓋如此

克有有字宜重看視常憲爲固有服膺而弗失也若羲和畔官離次蓋視之若無矣

先王克謹天戒是大綱臣人克有常憲承君說百官修輔又承臣人說

每歲孟春適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恭邦有常刑

獻歲一新王政亦維新故每歲孟春適人以木鐸徇路以示警官師相規云云則其所徇于路之詞也

官師卽諸有司之長不必分官師非一人而皆有正君之責故交相規戒百工亦非一人而苟遇淫玩技巧之藝則執事以諫此之謂恭不恭有常刑若所謂臣下不匡其刑墨者

周景王將鑄無射伶州鳩諫曰匱財罷民魯莊丹

楹刻桷匠慶諫曰無益于君而替前人之令聞此
工執藝事以諫之可稱者

惟時羲和顛覆厥德沈亂于酒畔官離次俶擾天紀
遐棄厥司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
庶人走羲和尸厥官罔聞知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
之誅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今予
以爾有衆奉將天罰爾衆士同力王室尚弼予欽承
天子威命

此正義和之罪也羲和職司天文乃顛覆厥德沈
亂于酒且酒荒于厥邑畔官而離次俶擾天紀遐

棄厥司其職之謂何所以上干天誅乃季秋月朔
以下正指其棄厥司事政典云云則舉成案以斷
其罪之不可赦也

職所守曰官官所居曰次官所掌曰司羲和之官
本在京師乃酒荒于厥邑將此官放過一邊擅離
次舍天行之紀度莫加推美而紊亂是謂遐棄厥
司

日食天變之大自君而下無不人人惴恐若天之
墜者然所以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助天子以救
變蓋若斯之急也羲和職司天象若罔聞知其昏

迷何如此王法之所必誅者而况其意在于助惡乎

百司者先時後時罪在違時司天者日食弗知罪在棄時違時者殺無赦棄時者不容誅矣蔡氏謂于後時之誅非也

昏迷于天象天所不赦也故稱天罰天罰天子所奉行故又稱天子威命

同力王室句極有意在羲和之可誅者其意不在王室也

天子欽承天罰曰威命胤侯欽承天子之威命又

望衆士弼予之欽承

火炎焜岡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于猛火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舊染汙俗咸與惟新

帝王奉行天討所以生人也臣子肅將天威亦所以生人也是之謂德此德一逸所過無不殘滅真有烈于猛火者矣凡用兵者宜三復于斯言

渠魁首惡也首惡必不可赦脅從出于不得已染汙則陷于不知耳此其情皆有可原但殲渠魁而罔治脅從許舊染汙俗之自新其赦釋何如其誘引何如此帝王之師於殺人中時開生人之路可

重言書經卷之四
爲萬世之永鑒也

新安陳氏曰觀脅從之語義和聚黨助逆明矣仲康于羿勢既未能鋤其根株不可不剪其羽翼故乘日食之變討其昏迷之罪名正言順羿亦不得而庇之也使非聚黨助逆則褫職奪邑司寇行戮足矣何至勞大司馬興師誓衆如臨大敵哉此語極說得透

嗚呼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其爾衆士懋戒哉

威是法律之嚴明愛是拊循之恩厚凡將兵者平

日不無拊循但當出師之時以法律爲主故必威克厥愛乃可以成功若但加拊循而不知法律則姑息而已矣安望其功之有成哉其爾衆士懋戒者戒於致慎行師之時毋恃愛而自取其刑戮也此語極得警戒之體
姑息不是愛愛克厥威是爲姑息耳

湯誓

王曰格爾衆庶悉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今爾有衆汝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予惟聞汝衆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

不敢不正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衆力率
割夏邑有衆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夏
德若茲今朕必往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
賚汝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
罔有攸赦

此篇說者認不敢不正是迫於天命認今朕必往
是迫於民心以見順天應人之不容已亦是自愚
見只是一箇天命有夏多罪天命殛之此二句已
包盡一篇大旨了今爾有衆云云蓋推亳衆之意
其言必有如此者因解我所以舍汝稽事割正有

夏實畏上帝而不敢不正耳是所謂天命殛之者
然有夏之罪亳衆尚未之知也今汝其曰云云又
推亳衆之意其言又必有如此者因指說夏桀之
罪如是其失民心之甚民心欲與之俱亡焉正天
命之欲亟殛也所以說今朕必往以應上不敢不
正之意隨緊接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耳此致
天之罰一語正應首天命殛之一語蓋自古帝王
之論天命皆主於民心也愚謂此篇宜如此體未
知是否敢正高明

亳衆在湯懷保中不知民厭桀惡之甚故兩推其

言而曉以民怒之若斯天罰之當致蓋此篇專爲
亳衆而發也

王曰格爾衆庶節

自古未有以臣伐君者湯始行之豈不是箇亂道
然湯之此舉實仰承天命之重若仲虺惟天生民
云云則其責有不容辭者所以湯明目張膽爲之
明目張膽言之使衆知天命之有在卽有罪我爲
稱亂者亦所不暇顧也

今爾有衆節

我后不恤云云亳衆只知自己私事而不知湯承

帝天之命故以予畏上帝曉之

今汝其曰節

夏罪其如台亳衆但知己邑之不及禍而不知夏
邑之受其荼毒實有不堪其命者故曰夏德若茲
今朕必往夏德若茲正應有夏多罪一語

衆力望君以優養也夏王幸過之使疲於奔命而
不勝邑民望君以生長也夏王幸割之使底於死
亡而不恤其罪惡何如所以民心胥解體焉視若
仇讐而冀幸其速亡也幸怠弗協幸字正應上幸
過幸割二幸字

言書經疑問卷之四
怠字照恭字看協字照攜字看怠則弗恭弗協則
攜矣是所謂獨夫也

上下相協乃成一體之義有衆率怠弗協君能獨
立乎此無他上無允德協于下也

爾尚輔予一人節

湯非誘以利怵以威強民之必從也如是則可以
出生民於水火不如是則無以拯生民於塗炭故
爲若語激民心以彰天討耳

仲虺之誥

新安陳氏曰觀湯之慙湯本心始見矣以居萬世

君臣之始變也仲虺釋其慙始則美之又慮其愧
心旣釋驕心或生故終復警之大臣之引君當道
蓋如此此數語得一篇之大旨但愚謂仲虺之意
釋湯放伐不得已之意耳不是釋湯之慙也高明
以爲何如

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所慙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爲口
實

夏桀無道之甚成湯止放之南巢猶有所慙德而恐
來世以爲口實其謹君臣之防也蓋如此其慮天
下萬世也蓋如此

一慙已之德不古若一又恐來世之爲放伐者不
已若故不得已形之辭予恐來世句正發其所爲
慙處

仲虺乃作誥曰嗚呼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
生聰明時又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天乃錫王勇智表
正萬邦纘禹舊服茲率厥典奉若天命

仲虺之誥似誥四方而實發湯弔伐之心併致其
儆戒之意若曰今日之事奉天以救民不必慙也
但自今以後當日新其德永保天命以安此生民
耳註作誥以解釋其意句極體得好訓誥家說釋

湯之慙便不是

此誥一出桀之且放湯之宜弔伐昭然在簡冊中
後世之君罪惡何如桀者乎天錫勇智有如湯者
乎自可奉天以行討不必指湯爲口實也君惡不
若桀而天錫勇智不若湯卽口實成湯以舉事是
爲篡爲逆而已矣此茲誥之所以有功於天下萬
世也

天生此民本欲世之安全之域乃民各有欲而不
相下苟無其主廿六勢必至於爭且亂也故又生一
聰明聖人以時八之首下惟天生三字極緊嚴

言書終身問卷之四
四海之大生民之夥寒欲衣飢欲食翕然而胥求
使須有法以爲之處分况其中又有強弱智愚衆
寡之不一者乎此其勢必至爭爭必至亂斷非有
主不能治而又不可一時少此人也故天於其中
生箇極聰明的人時時爲之又治焉又者刈也惟
刈極爲齊一時又時字不當作是字解敢問高明
看時又二字見一大下不可一日無君此有夏昏德
而民墜塗炭天之堅錫湯勇智命表正以纘禹服也
錫字重看錫之勇智豈徒然哉天生聰明付之以
時又之責也天錫勇智付之以表正之任也故緊

接茲率厥典奉若天命

勇是剛斷凡人所不能任的要他去任來智是明
决凡人所不能察的要他去察來所任所察無非
是這正理要他去立箇標準使萬邦皆有所法則
不敢踰越於其間也惟昔神禹八年四載而力能
擔當煞何等勇道山濬川而睿能相度煞何等智
祇台德先不距厥行煞何等表正天與他這一段
大才德全要他幹這一等大事業禹與湯皆然故
曰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纘禹舊服易曰其德
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正是此意

言書經卷之四
茲率厥典奉若天命緊承上說來茲此也卽今日之事也惟天錫王之意如此其不可辭故在今日所爲亦只率厥典常奉若上天之明命云爾此雖不言放伐而
在其中但語意來得渾融耳
典常也今日之事自人所創見來或見以爲變自天所錫命來則見以爲常故下率典二字
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帝用不臧式商受命用爽厥師
有罪矯誣一直下不必說得罪於天乃矯誣上帝作兩層語

夏王之罪安在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是也據他遏割之時也執箇題目說此事不可不用力不可不用刑豈不是矯誣上天以布命於下然其實則皆逆天之命耳故帝用不臧而式商受命用爽厥師也矯誣奉若正相反仲虺出此一節正見湯今日所爲全是率典而奉天之命也

式商式字要體得好式法則也帝將此法則去求箇爽師的人惟湯合得這式來可以承受得故卽命之耳詩曰監觀四方求民之莫正此式字之意不作用字解一德篇云監于四方啓迪有命云云

言書經卷之四
正式商受命之意敢問高明

用爽厥師本旨恐亦不是昭明衆庶何者率遏率
割桀德之自昏耳民不昏也特墜於塗炭不能解
脫爲不爽耳湯出之塗炭之中置之衽席之上則
民情其大舒快矣此文所謂後來其蘇也爽快
也利也今俗諺說爽快爽利正此爽字敢正高明
簡賢附勢寔繁有徒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
粟之有秕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矧予之德言足
聽聞

此節據註亦有理愚未以爲是也敢陳臆說於左

此上原無脫誤蓋桀矯誣上天布命於下必有一
班扶從的人此等人惟恐賢德之見庸權勢之難
令一味只簡棄賢德趨附權勢爾我相依以爲黨
又彼此相引以爲援蓋實繁有徒焉有夏中通是
這一等人把持便專去何察人動靜曲加中傷我
等友邦肇造在此等時節真若苗之有莠不能自
生也若粟之有秕不能見食也無大無小罔不人
人惴恐懼陷于非辜矧予之德其言尤足人之聽
聞者乎德益足人聽聞益啓彼簡賢之徒所妬忌
不推陷至于滅亡焉不止也賢不見容蓋如此可

謂有道之世乎此受命爽師之舉所必不可已也
愚意此節宜如此解未識是否敢問高明

我邦活看言我等友邦也觀下矧予二字自見得
湯誥云凡我造邦是一証

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
惟已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

此節本散散一直說下若曰聲色人所易溺也王
不邇焉貨利人所易殉也王不殖焉惟德是尚德
懋者懋之以官惟功是庸功懋者懋之以賞一聞
人善若已有之急于用也一知已過卽時改焉毫

無吝也廣大其量而克寬惻怛其心而克仁斯德
也彰彰然共信於兆民初非矯飾以致譽焉者是
則其德爲足聽聞而起人之忌妬者在於斯也然
素所蓄積係四方之僭戴者亦在於斯所以奉若
天命用爽厥師終不能有辭於天下也愚謂書旨
似本如此蔡傳獨重首二句爲本原之地云本源
澄澈然後用人處已莫不各得其當又增一過文
云湯用人處已如此而於臨民之際是以能寬能
仁君德昭著而孚信於天下似覺擾倒然其義理
甚深其識見甚正是又不當以臆測病之也

聲色貨利着不邇不殖字面似為平常然究竟邇聲色殖貨利者未有不亡其身及其家國天下者也妹喜妲己瓊林大盈茲可鏡已註謂本原之地誠然誠然

不邇不殖纔能懋德懋功中庸云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本此

用人惟已略無爾我之形改過不吝毫無繫吝之意非聖人其孰能此

寬仁本是君德兆民所瞻仰者然此二字說則甚易盡則極難湯實能有此寬仁如誓誥訓命等所

云云所以彰著民之耳目心志莫不誠信而歸往也

此二克字即謨稱禹克勤克儉二克字總作能字看不必說到不失於縱不失於柔若是其挑剔也且寬仁之所彰處即是兆民之所信處是為彰信此二字一直下亦不必分作二解曰如何彰如何信也敢問高明

代虐以寬是其寬也子惠困窮是其仁也

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後予后后來其蘇

民之戴商厥惟舊哉

湯征自葛始隨討無道如葛者蓋汲汲承天之意出斯民於塗炭也所以王師未至咸懷怨望之心王師已及咸致室家之慶蓋民之戴商若斯之切切也厥惟舊而非一朝夕之故也桀大無道亦非一日欲不放焉得乎此以上統只發明放伐之不得已意不必分說孰為順天孰為應人用以釋湯之慙也

味后來其蘇一語王師所至真如時雨降而憔悴者復得發生矣此愚謂用爽厥師斷是快衆心之

仰望非謂昭明其衆庶也

佑賢輔德顯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

以上通釋湯所為放伐之意此下則益勸勉之使日新其德保天命於有永也

有夏簡賢附勢實繁有徒則賢德忠良必有以直蒙擯棄者弱昧亂亡必有以阿取苟容者此不可

不一為區處也故勸其明佑輔顯遂之典行兼攻取侮之事

其賢可助也佑之使益進於賢其德可比也輔之

使益懋其德忠懷欵曲或祕不能發也顯之使著
良抒猷畫或違不能通也遂之使達弱者委懦不
克振則兼之兼者併也昧者昏闇不可曉則攻之
攻者治也亂其紀綱能爲國乎取之爾已亡其世
守可復君乎侮之爾已凡此曷容心於其間哉彼
有亡道兼攻取侮以推其亡耳彼有存道佑輔顯
遂以固其存耳是所謂奉若天命者奉天者得天
得全者全昌故曰邦乃其昌
忠良者賢德之別名耳自古精忠大良之士何亞
于賢德此四者分大小不得弱昧者亂亡之儔匹

耳自古懦弱昏昧之君皆底於亂亡此四者亦分
大小不得存亡在彼推固在我推彼固我之說何
以持異焉敢問高明

兼卽兼夷狄之兼侮卽必自侮之侮

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王懋昭大德建
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予聞曰能自
得師者王謂人莫已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
湯德足人聽聞固矣仲虺或恐其功成而志滿不
能永保其天命也故惓惓於日新自滿之戒云
首四句泛泛說見德不可不日新志不可稍自滿

也懋昭大德二句是責成其新德語以義制事三句則懋昭建中之實下手事也然欲制事制心全在自得師而好問故又推進而勸勉焉傳分修德檢身爲二事恐未妥敢問高明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是爲日新湯之銘盤其亦有感於斯言矣

不必如何其侈放爲滿此心苟稍自足則滿矣滿則德不復進矣九族之離離其志滿而德日昏也故繫責成說王懋昭大德

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日德此德參天兩地盡人盡

物本極大而無外者惟志稍滿而日昏焉大者漸以卑小耳能實盡懋昭之功使大德日新在我則隨所經綸厝注無一而非中無一而非標準之立是昭德卽所以建中非二事也然所爲懋昭者無他義制事禮制心而已曰垂裕後昆者惟禮義足以裕乃身後昆之法式卽在於斯耳功到垂裕處乃驗懋昭建中之真修非謂懋昭大德乃可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乃可垂裕後昆也註非特有以建中于民云云似欠體認敢正高明以義制事以禮制心非強將箇義與禮爲制之之

重訂書經疑問卷之四
術也義者宜也凡事本有此宜也禮者體也此心自有此體也唯失却此宜此體之本然此心與事俱踰放而不得其故耳茲所云制不過將本宜之成法制其事使物物不越其則將本體之範圍制其心使念念不踰其防是則事與心莫非天然自有之中而後昆之法則端有不出於斯者是愚所謂垂裕後昆乃所謂建中于民也
予聞云云要其能自得師又要其好問
得師者有矣而自得者爲難苟非中心自得雖明師臨之亦故事耳好問亦然

嗚呼慎厥終惟其始殖有禮覆昏暴欽崇天道永保天命

仲虺責成意在慎終而其語則先於惟始蓋德新在今日志滿亦在今日也提殖有禮覆昏暴二語其危惕特深結欽崇天道永保天命其期望特切

總論

細閱仲虺一誥不是釋湯之慙大意只將天之所以立君者發明湯承天命不得不放伐以安民耳然旣承天命則日新其德以承其眷有不可不致慎焉者故開口說惟天生民說惟天生聰明時又

說天錫王勇智說奉若天命說武商受命終說到
欽崇天道永保天命蓋帝天之命主於民心故其
所發明所勸勉皆在於此而未嘗一語及于釋其
慙也訓詁家不得此意認前五節是釋湯之慙又
於中泥執天人二字說那是天之命湯那是民之
歸湯將後三節說那是人心離合之幾那是天道
福善禍淫之可畏支離破碎不成文理敢竊訂以
質高明

湯誥

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王曰嗟爾萬方有衆

明聽予一人誥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
綏厥猷惟后

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要見當時諸侯有從
之征討者有自今方來者若武成篇所云庶邦冢
君暨百工受命于周也湯于此大誥諸侯伐桀之
義且望其共承綏猷之責與天下更始焉故敷誥
云

若有恒性若字卽俗語若干若箇之謂言盡若人
皆有之也訓順其自然似未受敢問高明
性字前此未嘗有也湯始發以誥萬方其語極粹

遂爲萬世言性之祖

衷性猷三字無別在天降曰衷卽中庸所謂命也在民生曰性卽中庸所謂性也由所性曰猷卽中庸所謂道也綏猷卽修道之謂

衷者中也曰降衷于下民要見惟皇上帝惟此衷也惟皇上帝將此衷降于下民惟民皆生而有之是爲恒性由此性而行曰猷本自無不妥當然民生氣稟不齊中間不無出入執而正之全在大君之維持故曰克綏厥猷惟后此句意極重是湯所自任以安天下者一篇之綱領也

後來降命降才降德皆本此降衷一語真西山曰深味降之一言真若天之與人交相付受明命赫然不離心目之間也極說得透懇

堯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命之曰輔之翼之使自得之綏挽以上車之索蓋輔翼斯民以升于斯猷使自得之者

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爾萬方百姓罹其凶害弗忍荼毒竝告無辜于上下神祇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肆

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衆請命上天孚佑下民
罪人黜伏天命弗僭賁若草木兆民允殖
克綏厥猷惟后可滅德作威以敷其虐乎此萬方
百姓弗忍其荼毒竝告無辜于上下神祇也天道
福善禍淫如何容得此人故降災于下以彰厥罪
此明正夏桀得罪于民見譴于天有必不可赦之
意故緊承說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云云
曰將天命明威不敢赦矣又曰敢昭告于上天神
后以請罪有夏又曰聿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
有衆請命此統是不敢自尊之意

曰請罪曰請命皆聽天而不敢自必之辭乃上天
之意果實實只是佑助斯民故義師一指夏桀自
奔于南巢則天命明威真有毫無僭差者懼害之
民庶其可復蘇乎故曰賁若草木兆民允殖
罪人黜伏本孚佑下民來然孚佑下民却在罪人
黜伏處見得

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
危懼若將墮于深淵

當時夏桀無道小大邦家大都不得輯寧天命湯
伐桀遂付以輯寧之責則其任亦匪輕矣是必上

順天道下悉民情凡事無不成歸于道庶無負此
付托之重耳不則有夏之覆轍可鑒也故曰茲朕
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若將墮于深淵

桀罪已黜伏矣更何輯寧觀仲虺之誥簡賢附勢
實繁有徒則當時賢德忠良必有未獲盡伸者矣
弱昧亂亡必有未能悉去者矣受命之始須更登
錄掃除一番始得和輯而安寧此皆天所付託于
有湯者故曰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

俾予一人句重看輯寧者和輯而安寧之也二字
似不必分究竟輯寧不過盡得克綏厥猷一語而

已此節湯自嚴畏其付託然其意全是期諸侯同
心以奉其職也故緊承說凡我造邦云云

凡我造邦無從匪彛無即愾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
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
之心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
萬方嗚呼尚克時忱乃亦有終

非特后有綏猷之責凡爾有邦皆將輔我后以綏
斯猷者其所合當行者即是典與之不守而匪彛
之是從愾淫之是即其若我后何其若天命何故
重以無從無即爲戒以守典承休爲期

重訂書經疑問卷之四
無從無卽而守典是爾有善不能輯寧而獲戾是
罪當朕躬簡在帝心言帝心一一簡閱甚明雖欲
蔽且赦焉不可得者

其爾萬方有罪四句是申明罪當朕躬一語然却
含期望諸侯意

一曰未知獲戾于上下再曰罪當朕躬弗敢自赦
三曰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
爾萬方成湯之痛自責蓋如此其所痛自責蓋深
望諸侯之力爲輔也

深信而力行曰忱時忱者時時忱信而力行也仲

虺誥湯曰天生總明時又一時不乂不得湯誥有
邦曰尚克時忱一時不忱不得時之義大矣哉
有終者終承天休不隕於深淵也
時忱而曰尚克有終而曰乃亦期其必然而幸其
可致也

伊訓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見
厥祖侯甸羣后咸在百官總已以聽冢宰伊尹乃明
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

太甲湯嫡孫也太丁未立而死惟時外丙方二年

重訂書經疑問卷之四
仲壬方四年太甲以嫡孫立宅憂憂厥祖也觀後
篇王徂桐宮居憂是明証

古者王宅憂祠祭則冢宰攝而告廟在廷諸臣從
之故稱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祇見厥祖云云

太甲嗣湯之位則必嗣湯之德故伊尹明言烈祖
成德以訓之然訓必於祇見之日者先王臨之在
上羣臣質之在旁乘其初心之虛而入之也

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
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鱉咸若于其子孫弗率皇天降
災假手于我有命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

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故尹先將夏事之興亡以
昭勸戒見天命祖宗之不足恃嗣王今日必當以
夏桀爲戒以烈祖爲法然後可保成業於無壞也
夏先后方懋厥德承天之眷其子孫一弗率則覆
亡隨之天命真如反覆手可畏也方字與弗率字
罔有天災與皇天降災語緊相應
弗率者弗率厥典也

罔有天災直至於神莫不寧物無不若乃見懋德
之惟慶

假手于有命語極活苟承其命者一弗率又將假

手於他人矣所謂皇天無親者是也

造攻自鳴條二句一串下惟彼自造其攻在鳴條此朕哉自亳所由興也苟其慎德不造攻亳亦烏乎始哉愚謂此二句宜如此體敢問高明

桀之都禹之都也或爲朝覲訟獄之所歸或爲干戈之所指惟其所造而已矣

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湯不得行吊伐之師矣神武而不殺除去殘虐代以寬仁所謂若時雨降民大悅者故說兆民允懷允懷語氣與前允殖同

似不必分作二字解

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

由上看來湯之興全以德勝今王嗣厥德則家邦四海之觀望正在今日不可不致慎者故說罔不在初不曰嗣位曰嗣德者惟德足以居此位也嗣德曰在初者初之不愼未有能善其後也立愛立敬正善其初緊要事

易曰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正嗣厥德之意

二立字二惟字重看治必以合愛合敬爲極功然

標準之立則自上之親親長長始親長既立於其上則愛敬自達於其下矣所謂始于家邦終于四海者此也此謂罔不在初

嗚呼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拂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爲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于有萬邦茲惟艱哉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制官刑儆于有位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恒于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者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於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具

訓于蒙士嗚呼嗣王祗厥身念哉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

因責嗣王立愛立敬在初故緊說先王肇修人紀云從諫弗拂以下卽肇修推說去見先王積累締造非一日其艱難有若此者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見其爲子孫輔導計又若此其深且遠者制官刑儆于有位云云見其爲子孫怠荒戒併激其臣之匡救又若此之凜且嚴者所以嗣厥德者必當祗厥身不可一日不深念也其意惻其辭愍元

老訓君之惘懇蓋如此

先王肇修人紀節

人綱人紀常明常行於天下桀時廢棄湯出整頓一番故云肇修耳

成湯自任綏猷之責故尹首舉肇修人紀一語從諫弗拂以下則歷數其所爲納諫者所爲則善者所爲治民事君者所爲與人持身者無一非聖賢之成則此天命人歸以至于有萬邦也茲惟艱哉蓋深著其積累之非易耳蔡氏認從諫以下爲修人紀之實似拘泥不可從若呂氏德盛業廣云云

本是過文語今講解家乃分檢身若不及以上是盛德以至于有萬邦是大業殊大可笑請虛心將呂註細讀一過

凡諫者多拂人意聽者或口順而心未順弗拂者弗拂於其心也

古先哲及舊耆德皆稱先民時若者奉爲著蔡典則弗稍違越也

凡民情曲折處無不照察悉爲處分料理停當是謂克明積誠感動委曲扶持必期昏蔽之可開強悍之可回是謂克忠湯處有夏昏德之時小大戰

戰之日二者煞極難遂於中殫心力圖之此其明
與忠有足稱者其爲弔伐蓋出於萬不得已耳
與人檢身對說人有一善曰是可取也不求其備
身有毫髮缺欠處必求其全焉常若不及
以至於三字宜細體湯如斯其脩爲如斯其積累
乃得至於如此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故曰茲惟艱
哉見今王坐享此成業素無先王修積之勤宜如
何以爲心者此伊尹着實責成處

敷求哲人節

哲人明理欲之判治亂之微使朝夕左右必能開

導其善志遏抑其邪萌敷求俾輔蓋不獨在其身
後也當嗣子初生時即便廣求其人蚤諭教以至
於嗣大歷服固若斯其深且遠也何者先王身歷
締造之艱必思及守成之不易此其爲計慮有如
此者要在後嗣日親哲人永守此成業焉耳

湯自家聿求元聖與之戮力故旁求俊彥立賢無
方又深爲後嗣計久遠若此

王方麓曰古之聖人不止爲一世計必有所以貽
其子孫曰德曰典章曰賢才是已以義制事以禮
制心垂裕後昆貽之以德也有典有則貽之以法

也欺求哲人貽之以人也後之君不然所貽者富
貴安逸而已矣夫有其德與人以貽之使其子孫
不能聽而守猶且敗亡而况貽之者非乎此一段
說得極好不特可以教國亦可以教家

制官刑節

國家非無哲人之輔也往往阿意導諛之人從中
中之以欲則君心不覺惑於巫淫荒亂之歸矣此
喪亡所以不免也湯既求輔導之哲人又特制官
刑之儆其所爲子孫之箴戒者煞甚嚴切
制官刑以刑百官儆于有位則儆居家國之位者

細玩三風亂較重於淫淫較重於巫然一惑於巫
與淫未有不至於亂者且巫與淫必皆起於亂之
四愆也

玩三敢有字面見古先哲王無此事哲人輔導亦
無此事而輒敢有如此者真如風之顛狂者一般
故下三箇風字

舞歌貨色遊畋皆君人所不能免者病在恒字酣
字殉字耳

好貨好色不有其躬是之謂殉

聖賢謨訓忽侮而不顧忠讜直諒拂逆而不從老

成者舊疏遠而不親頑童少艾比狎而相得茲人
也可謂與治同道者乎典則紀綱蕩然盡矣故曰

亂風

詩曰匪風發兮匪車揭兮若巫淫與亂者所爲是
風發而車揭者也特下三風字極妙

三風十愆不必悉有而後喪亡也有一于身而喪
亡立至焉卽禹訓內作色荒云云曰有一于此未
或不亡者前聖後聖誠同一轍

但舉卿士邦君不及天子此告戒之微辭也

朱子曰臣下不匡之刑蓋施于邦君大夫之喪國

仁家者君臣一體不得不然如漢廢昌邑王誅其
羣臣本朝太祖下嶺南亦誅其亂臣龔澄樞李托
之類是也此論得極好嗟夫不匡者尚有刑矣小
人導之其罪又當如何哉

嗚呼嗣王祗厥身節

祗厥身節念哉五字訓極緊嚴太甲之過欲敗度縱
敗而己夫以易熾之欲而挾易縱之勢三風十
愆胡不爲之而况有善爲門者巧于逢者又日伺
于其側乎伊尹蓋已寃其微矣故具述喪亡之儆
明揭不匡之刑而嘆息以祗厥身一語又重以念

可言書經
卷之四
四
哉二字蓋令常存一敬而留神于風愆之訓勿使
狎于弗顧之徒也知祇其身則加念知留念則思
祇其身此五字缺一不得

念哉下着聖謨洋洋嘉言孔彰句見先聖以謨謀
垂訓所關於天下國家者爲甚大其言詞以致儆
者明白較著匪虛文之具不可輕忽而苟視之也
申發念哉意極緊懣

人君一念關宗社生靈不小德罔小萬邦惟慶不
德罔大墜厥宗思及於此能無動心乎哉

